

January 2014

Toward a Digital Poetics for Electronic and Internet Literature

Mingfen Hu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Huang, Mingfen. 2014. "Toward a Digital Poetics for Electronic and Internet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1): pp.99-10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1/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从电子文学、网络文学到数码诗学：理论创新的呼唤

黄鸣奋

摘要:数码诗学涵盖了西方电子文学理论和我国网络文学理论等分支,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其基本使命是总结数码文学经验,提炼数码文学精神,进而从新的角度思索文学的本性、探询艺术的价值。当前,它面临着计算主义崛起、Web 升级和文化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新机遇。我们可以借鉴作为世界观的计算主义,对艺术本原、艺术分类等问题进行新的阐述;随着数码媒体的发展而更新网络文学的研究视野,将 Web 3.0 所体现的各种新趋势列入议事日程;关注后产业社会艺术生产呈现出大批量个性化生产等特点,开拓数码诗学的创新思路。

关键词:数码诗学;电子文学;网络文学;计算主义;Web3.0

作者简介:黄鸣奋,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文艺理论、赛伯文化。电子邮箱:mfhuang@xmu.edu.cn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批准号:13BA008]阶段性成果。

Title: Toward a Digital Poetics for Electronic and Internet Literature

Abstract: Digital poetics covers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of the new forms of uprising literature from the electronic literature in the West to the 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primary mission of digital poetics is to sum up experience in digital literary writing and refine digital literary spirit so as to reflect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provided by this new literary form. With the current emergence of computationalism, Web upgrades and the resultant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digital poetics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computationalism may be taken as a world view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rts and literature while the development in digital media and web technology may provide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post-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artworks, which in turn will expands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poetics.

Key words: digital poetics; electronic literature; internet literature; computationalism; Web3.0

Author: Huang Mingfen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yber culture. Email: mfhuang@xmu.edu.cn

如果我们将“诗学”理解为文学理论的话,那么,数码诗学的涵义便不只是以数码手段进行的诗歌研究,也不仅是对数码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在已知的范围内,它涵盖了西方电子文学理论和我国网络文学理论等分支,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正如数码文学依托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实现跨界传播那样,数码诗学顺应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而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参与的事业。当前,它面临着计算主义崛起、Web 升级和文化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新机遇。

一、汲取计算主义理念,拓展电子文学理论空间

根据加拿大温莎大学伊尔根斯(Karl Jirgens)的看法,“诗学”兼指文学话语和文学表现理论。数码诗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从支配性的视觉反应走向视听兼用维度的运动。这样的创新性文学表达导致“诗学”更宽泛的美学观。当代数码诗学从印刷走向屏幕、实况事件与媒体间格式(Jirgens 135-51)。从历史的角度看,数码诗学

是伴随计算机的应用而崭露头角的。丹麦奥尔堡大学奎瓦特鲁普(Lars Qvortrup)认为当代数码艺术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由杜尚“现成物”所代表的20世纪前卫运动,二是计算机作为数码艺术媒体的特殊潜能(映射与交互)。这两种趋势的创造性混合由数码艺术诗学表现出来。从亚里士多德到古典时期的前现代艺术理论将表达生活天赐秘密当成艺术的基本目标。文艺复兴以来,将艺术当成基于普遍人性之美的共享体验(而非秘密生活)的新观念开始生长。时至20世纪初,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式又受到挑战。艺术不再以普遍神性或普遍人性为参照系,而是一种自我参照的系统。用英国数学家布朗(George Spencer Brown)的格言来说,形式取自形式(form is taken out of form,1971)。若将自己定位于20世纪、将历史作为一种进化过程,不难看到计算机已经变成了前卫艺术家潜在数码诗学的表达。因此,它已经成为实现数码诗学的媒体。在数码领域,艺术与设计都必须反映在某种程度上物质已经为数码所取代、机械工具已经为计算机取代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数码诗学具备如下特点:将数码符号当成艺术与设计的原材料,以作为信源映射的艺术取代作为实体存在的艺术,以交互取代阐释(Qvortrup 239-61)。

数码诗学的基本使命是总结数码文学经验,提炼数码文学精神,进而从新的角度思索文学的本性、探询艺术的价值。在西方,数码诗学和电子文学密切结合,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试举数例:(1)电子文学渊源研究。美国格莱齐尔(Loss Pequeno Glazier)《数码诗学:电子诗歌的制作》一书从特定角度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具体诗的实验与数码写作诗歌的联系。他认为在数码诗歌的创新实践中,有一种避免使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我”的倾向。这三种意义上的“我”彼此迥然有别,而且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不过都有感伤化的人文主义色彩(Glazier 174)。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波尔特拉(Manuel Portela)将诗歌理解为一种语言生成器,认为拓扑学是理解诗歌空间的关键。创作实践从具体空间向数码空间的转变,体现了具体诗学和数码诗学的联系和变化。作为媒体(即语言、书面语与诗歌形式)理论的具体诗学和作为面向数码媒体的诗歌理论的数码诗学之间具备内在联系。这种联

系可以从将具体诗运用为故事板和电子文本的脚本中看出,二者都是为图形界面静态显示、为动画写作文本(Portela 1-11)。他的论断是有创作实践作为根据的:巴西诗人德·坎波斯(Augusto de Campos)、葡萄牙诗人梅洛-卡斯特罗(E. M. de Melo e Castro)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体诗的先鋒,在80年代(个人计算的早期阶段)已经采用计算机进行创作。葡萄牙诗人罗德里格斯(Tiago Gomez Rodrigues)在其数码电影诗《粘合》(Concretus,2002)中自觉将具体诗作者关于声音和写作物质性的研究扩展到数码媒体的文本性,探讨音响、文本、运动与音乐如何在新的跨媒体体裁中结合。(2)电子文学特性研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瑞伊(Ian Rae)在论文中阐述了数码诗歌、电子诗歌或更广泛的新媒体诗歌交互性、媒体间性。他指出:在阅读这类诗歌时,人们点击、拖曳或从触发词语在屏幕上的重新配置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或者在词语嬉戏中模仿视频游戏的逻辑,或者通过搜索引擎将诗歌发布在网络的文本空间,或者在屏幕上使零度写作之类批评观念成为可能。数码诗歌也是典型的跨媒体,因为它们将词语和图像(或词语与声音)以印刷品所无法办到的方式结合起来(Rae 134-37)。(3)电子文学影响研究。英国诗人、书商凯利(John Cayley)与布朗大学四面墙虚拟现实洞穴的写作项目组合作,面临着两个主要议题:一个具备社会政治与经济学含义,即这样一种深奥而排外的艺术制作过程如何诉诸受众或生成某种社会卷入的实践?另一个是形式上的、修辞的,即何为三维空间中的文本的现象学与美学?他认为:三维沉浸性表现将随技术发展而日益流行,语言能够而且将在这种虚拟现实中具有某种作用,不过它说到底还是中介性的。象征的、文字的物质性将不只是存在于虚拟空间中,而且有能力为其构成、为塑造与定义这些空间做出贡献(Cayley 1-19)。美国乔治亚南方大学的弗林(Richard Flynn)提出建设面向儿童的数码诗学的使命。他认为:关于儿童生来是运用电子媒体进行交流的高手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乐观浪漫主义。创作让儿童涉足其间的数码诗歌需要大量的知识与素养(Flynn 418-26)。这个问题确实关系到电子文学的继往开来。

要论数码诗学的背景,下述因素是值得注意的: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孕育了以“计算

主义”知名的科学思潮。它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并非实体性的粒子,而是计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洛依德(S. Lloyd)甚至提出了“宇宙是一台量子计算机”的主张。计算主义虽然流行于西方,但我国古代也有相应的思想资源。例如,清代纪大奎说:“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律之道也”(4)。文中所说的“度量”及“太一”的演变,都可从计算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固然并非一定要服膺作为世界观的计算主义,但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阐明数码诗学的如下观念:(1)一切艺术来源于计算。所谓“计算”,在这里应当理解为信息处理,即一般科学方法论(而不只是算术或数学)意义上的计算。数码艺术本身源于计算,这是不言而喻的。非数码艺术(即使产生于前计算机时代)的起源同样可以用计算原理加以阐释。例如,像“吭唷吭唷”这样的举重劝力之歌,产生的缘由就是劳动过程中的群体协作需要估量用劲的分寸与时机,并获得必要的反馈。(2)计算是人的本性。在生物层面,DNA 编码和复制活动都是计算;在心理层面,计算能力是衡量心理发展的标准;在社会层面,各种人类共同体都以对人口和资源的动态计算作为其存在的基本条件。(3)计算因社会需要和实践领域的分化而分化。艺术计算之所以被作为独立范畴,是因为它采用了特殊的信息处理方式,即声言出于假定但仍不失其效用的假定(这是“虚构”的特征)。(4)模仿、表现与生成都是艺术计算的特殊类型。模仿的基础是计算原型与表征之间的相似性;表现的基础是计算刺激和情感的对应性;生成的基础是计算由一到多、由有限到无限的规律性。(5)悲剧、喜剧与正剧都是艺术计算的特殊产物。悲剧的特征是人因计算失误(或非人的计算所能控制)而成为工具(或任何他自信可以被支配者)的支配物,喜剧的特征是被支配物超乎计算地成为人的哈哈镜,正剧的特征则是一切因果关系都在计算之中。(6)艺术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大致经历了身体辅助计算、工具辅助计算和机器辅助计算为主导的三个阶段。身体辅助计算的特点是“以身为度”,即以手指、身高、步距、饥饱、冷暖、体能、寿命等为标准。以之为主导的艺术都暗含了身体之

度,如音乐与听域、美术与视域、文学与语域的一致性等。工具辅助计算将标准形式化、抽象化、普适化、外在化,从而使规矩、音管、算筹、算盘、计算器等的应用成为可能。以之为主导的艺术都暗含了工具之维,即标准化的计量单位(如尺寸、律吕、规模等)。机器辅助计算实现了可编程、电子化,并在社会需要的推动下和通信技术相结合,完成了从共享计算能力向建设“第四媒体”的转变。以之为主导的艺术都暗含了机器之迹,如程序处理、信息编码等。(7)艺术计算应体现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仅体现在通过仿真而引导人们静观,而且体现在通过造境而导致人们震惊,以及通过交互引导人们融入。自从电子计算机发明以来,计算产业从集中计算、分布计算发展到云计算,在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体现大型机优势的集中计算为早期数码文学实验创造了良机,体现个人计算机优势的分布计算推动了后来的数码文学大众化。如今,人们只用手机、平板电脑等就能通过网络完成各种任务(即使是像超级计算这样的任务),这正是云计算的许诺。与之相适应的云艺术已经问世。艺术计算的创造性正是在科技与人文的相互作用中显示出来的。

当然,强调新兴的计算主义的启发性,并不意味着割断数码诗学的历史联系。尽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某些激进的数码艺术理论家表现出某种与传统诗学决裂的姿态,事实上西方数码诗学是以传统诗学为基础而发展的,这从亚里士多德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就可以看出来。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的戏剧观被当今西方数码艺术的领军人物奉为圭臬,其模仿说仍然是数码文学理论家认识艺术与现实之关系的参照系,打通诸多领域的治学精神则从方法论上给数码文学理论家以启迪。当然,指望生活于两千年多前的亚里士多德能预见当今数码诗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那是不现实的。在进入数码语境时,他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和补充,像关于戏剧六要素的划分就是如此。某些运用亚里士多德诗学去开发交互性幻想系统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老祖宗的理论模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思路,例如一成不变地将情节当成设计理念的基点便是这样。事实上,人物性格及其与环境的冲突完全可以作为设计的出发点。更进一步的思考必须建立在深入考察艺术思维及计算机特性的基础上。当然,数码

诗学可以充当新的参照系,为反思传统诗学的定位、推进其现代转型发挥作用。

与传统诗学不同,数码诗学是在当今高新技术刺激下得以勃兴的。在建构数码诗学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援引计算机术语作为其范畴、将数码媒体的特点当成数码文学的特性,因此而忽略了文学本身之要旨,正像数码文学家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技术当成自己作品吸引眼球的主要亮点那样。对这类倾向,德国诗人布洛克(Friedrich W. Block)已经有所批判。^①事实上,数码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仍然是生活现实,数码诗学也应该从与生活现实的联系中去把握文学环境的功用及其艺术影响。当然,这里所说的生活现实已经是所谓“数字化生存”。

二、顺应 Web 升级趋势, 更新网络文学研究视野

计算创造了文化,又为文化所制约。20世纪中叶爆发的信息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虽然已经波及全球,但其实际表现却是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的。例如,迄今为止西方数码诗学所依托的主要是电子文学实践,而我国数码诗学所依托的主要则是网络文学实践。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网络文学视为中国的电子文学,正如不能简单地将电子文学视为西方的网络文学那样。只能说中国有自具特色的网络文学,正如说西方有自成体系的电子文学那样。二者之间存在社会文化差异,但在外延上又有交叉之处。电子文学之所以早发,原因之一是西方在数码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电子文学之所以兴盛,原因之一是当代信息科技在西方的高度普及。网络文学之所以晚起,原因之一是汉字输入计算机的瓶颈制约;网络文学之所以繁荣,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出版门槛的倒逼。相比之下,电子文学观念更多着眼于人机交互,网络文学观念更多着眼于人际交互。电子文学的实践更多地证明:机器可以介入文学创作和鉴赏过程,表现(虽然目前只是初步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鉴赏力。网络文学的实践更多地证明: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机器说到底都是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文学爱好者可以利用新技术、新媒体所提供的条件,发挥自己的潜能。毫无疑问,数码诗学应求得人机交往与人际交往的统一。中外数码文学的异同,目前

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例如,伦敦大学霍克斯(Michel Hockx)虽然将中国网络文学称为“电子文学”,但他注意到:它们主要发表于交互式论坛,典型格式是线性的。由一个作者提交作品,由读者的评论、作者的反响所扩展,所有的评论和反响都被加入同一标题的同一文本。不论何时加入新反应,上述主线总是出现在论坛目录之顶,因此保持“活性”。他进一步指出:交互性论坛广泛应用于西方国家,其中有不少致力于文学。然而,在西方批评界看来,这些网站的社区性经常妨碍它们被认可为创新的、前卫的或重要的,因为挥之不去的印刷文化范式决定了电子文学的“重要”作品(即值得保存的)必须是个人名义的作者自足的创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也包括中文世界的其他部分),创新步入了不同的方向,应用网络写作的交互特性是为了生产不稳定的、多作者线索的图文,它们鼓励参与,涉及新的文学与美学经验的新的读者身份。^②霍克斯的上述看法从某种角度反映了西方学者对我国网络文学的评价。若据笔者的看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网络文学研究取得了可喜进展,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并为文学观念更新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是多种因素使然,全国各地众多网络文学研究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为首的团队成绩尤其卓著。2013年8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设立作为二级学会的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表明了相关研究队伍的壮大。目前,就世界范围而言,新的课题又摆上议事日程,如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和计算机的交往等。由此形成国外新媒体艺术家关注的生物-数码混合艺术(Hybrid Biological-Digital Art)。以此为背景,数码诗学的任务之一是对异类共存、动物与计算机通信作品、生物诗等现象给予恰当的解释。

互联网本身经历了由 Web 1.0 向 Web 2.0 的转变,目前正朝 Web 3.0 发展。大致而言,Web 1.0 以数据为核心,Web 2.0 则以人为核心。前者所考虑的更多是数据层面的集成,后者所考虑的更多是社会层面的集成。目前被列入 Web 2.0 应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网志,由用户在既有网站内建设个人网站,管理自己所发布的帖子,并使之和其他用户的内容链接,形成新型的媒体;随身播,在移动状态下发布个人视频与声频;社会网络服务,依托互联网共享个人的简历,以便将意趣相

投者集合为虚拟社区；维基，源于夏威夷语“快点快点”（wee kee wee kee），支持协作式写作的超文本系统，吸引人们共同书写大百科全书。除此之外，还有颇简联合供稿（RSS），以XML为格式基础的内容传送系统，等等。Web 3.0 是对于互联网未来多种发展方向的概括，其中包括：（1）将互联网本身转化为一个泛型数据库，用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作为标识语言，使数据像网页一样易于链接与访问。RDF 结合了统一资源定位符（URI）和通用文件格式XML，便于提供结构化数据。（2）推进语义网建设，给万维网上的文档添加能为计算机理解的语义（即元数据），让互联网能够理解人类语言、像人类那样思考、成为智能化程度极高的巨型大脑，实现人与计算机的无障碍沟通。（3）实现网络世界3D化，沿着“第二人生”的思路，建设三维网站、三维公国等，并使之得以相互连接与沟通。（4）增进在线世界与离线世界的对应关系，如开发地理映射网、基因映射网等。

如果我们认同“文学是人学”的理念、相信文学在历史上与人相始终的话，那么，网络文学必然葆有文学表现人性、抒发人情、反映人生的一致性。如果我们承认人类业已经历了五次信息革命、认可文学的形态随着媒体革命而更新的话，那么，网络文学完全可能随着互联网升级换代而“旧貌换新颜”。我国网络文学是在Web 1.0时代诞生的，当时万维网只不过是早期互联网多种服务之一，文学网站体现了以数据（作品）为中心的特点，大致相当于发表平台。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文学新天地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互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难想象：Web 3.0将为网络文学开拓崭新的空间。网络文学势必作为互联网这一泛型数据库的组成部分而起作用，其创作完全可能在人与互联网这一巨型大脑的对话中进行，作品的形态很可能趋于三维化，在内容上甚至可能和现实的地理世界、生物世界建立某种对应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文学研究自然要更新自己的视野，将Web 3.0所体现的各种趋势（包括目前还只是“小荷只露尖尖角”的新生事物）列入议事日程。如果任何人都能极其方便地依托网络在云计算上完成代码的编写、调试、测试、部署、

升级，那么，网络文学的技术含量必将大大提高；如果创作者只是具有一个想法、便能因为运行于云计算而被全球市场作为服务来订阅，那么，网络文学创意的价值必将得以充分显示；如果文学爱好者仅仅具有对于合理的知识结构的朦胧意识便能通过智能网络知识分配系统来满足成才的需要，那么，网络文学总体水平必然远非今日可比；如果互联网真的成为可和人脑媲美的巨型大脑，那么，网络文学的含义将可能是由网络自主生成（或许离不开人的订制）的文学；如果网络环境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地球（三维化、可交互，且和现实世界有映射关系），那么，网络文学所看好的“穿越”将不只是靠文字描述来实现。网络文学研究要有理论想象力，不能光是回顾历史，也不能满足于现状的描述，应当具备前瞻性。

三、应对文化产业大潮， 弘扬数码文学创新精神

如果将西方电子文学和我国网络文学都视为涵盖范围更广的数码文学的组成部分，那么，不难发现如下带普遍意义的现象：在大型机主导阶段，数码文学被纳入了科研实验的轨道；在微机主导阶段，数码文学被纳入大众文化的轨道；在网络主导阶段，数码文学被纳入了文化产业的轨道（同时和信息产业关联）。在不同轨道上运作时，数码文学都要求相关的理论阐释与评论。在科研实验为主的时期，理论家要解释计算机生产的作品的文学性何在，可否和人创作出来的作品媲美。在大众文化为主的阶段，理论家要阐述数码文学在标新立异、激浊扬清等方面能发挥什么作用。在文化产业为主的阶段，理论家要去观察数码文学如何能为GDP增长做贡献，并给业界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然，不论在什么阶段，数码诗学内部都可能产生推波助澜和警觉批判两种倾向。前一种倾向往往借助于产业学、营销学等理论，后一种倾向则往往诉诸文化研究。

当前，文化产业对于数码文学发展的影响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以我国为例，立志打造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的盛大文学已经占有网络文学2/3以上的份额。这家最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在上述领域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华谊兄弟在影视业之外还布局游戏，需要大量文学脚本；水晶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标举在线三维展示，这有利于引导

人们追求文学视觉化美景;腾讯打造中国最大的虚拟社区,以游戏、QQ、微博等服务吸引包括文学工作者在内的网络用户;万达集团进军文化产业和电子商务,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而影响文学的影像化进程;雅昌企业集团(深圳)发布艺术品拍卖市场行情,旗下的雅昌艺术网号称“中国第一艺术门户”;优酷土豆在网络视频领域独占鳌头;横店影视城拍摄数码影片;小米科技建设独具特色的发烧友极客文化,为手机文学提供温床;深圳文博会汇聚各路英豪,可充当数码文学展示风采的窗口。北京大学第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评出的上述“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十大领军企业”(2012),都从不同角度和数码文学发生关联。

透过文化企业彼此有别的市场定位和运营策略,我们看到了与大数据时代相适应的某种共同趋势,即利用高新科技搜集、处理和运用各种信息(首先是和顾客、潜在顾客相关的信息),投其所好,以便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西方,“亚马逊可以帮我们推荐想要的书,谷歌可以为关联网站排序,Facebook知道我们的喜好,而LinkedIn可以猜出我们认识谁”。这些任务都和个性化技术相关,包括个性化排序和个性化推荐(舍恩伯格 库克耶 17)。在文学领域,产业化是根据市场需要运用大机器工业模式组织大规模文学生产的结果。垄断企业延伸其产业链,往往意味着加剧对文学生产全过程的控制,可能助长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数码诗学中的反产业化倾向虽然在排斥科技方面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勒德主义,但在现代条件下更多是作为商业大潮、全景监视之反拨的对于自由的主观追求。

从总体上看,古代诗学是前产业诗学,因为它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爆发之前形成与发展的。其基本特点是:(1)留下思想资料的持论者主要是统治阶级思想家和自娱性文学作者,人数相当有限;(2)接受者主要是作为个人、有阅读能力的文学爱好者;(3)传播者主要是由上述两类人交替扮演的,即使有比较专门的诗评家,也是以个人身份活动为主,但书商已经逐渐介入;(4)将笔墨纸砚等用为写作工具,通过手稿、缮写本或印刷品进行传播;(5)在内容上主要关注文学表现社会心理或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6)成果主要以论著、诗话、词话、诗格、序跋等形态出现;(7)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8)流

传环境以本土为主;(9)通常将理论观点传之久远作为目标。

现代诗学从主导面看是产业诗学,因为它已经打上了产业革命的烙印(大规模机械复制等)。其主要特点是:(1)持论者专业化,不少人具备产业背景,或者是相关企业的顾问、智囊,或者直接/间接地从企业获取研究经费;(2)接受者主要是大众媒体的受众,他们同时是文化经济的消费者;(3)传播者主要是专门机构(如报社、电台、电视台、广告公司或公关公司等),有相对固定的把关人;(4)将报纸、杂志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作为传播工具;(5)在内容上突出企业界所关心的问题(如文学作品的版权与经济效益等);(6)成果主要以大批量印刷的图书或电子媒体的栏目、节目行世;(7)起作用的方式主要是与大众传播相适应的单向宣讲;(8)环境扩展到大众媒体所覆盖的范围,可能具有全国规模(甚至有国际影响);(9)包含一定的批判性。说现代诗学打上了产业革命的烙印,并不意味着它就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品格。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伯明翰学派都是现代诗学重要的参照系。它们分别以“文化工业”论和“积极受众”论为其主要标志。

数码诗学可以说是后产业诗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依托的艺术生产呈现出大批量个性化生产、用户生产内容(UGC)所占比例迅速增长等特色。数码诗学不仅关注数码化对艺术生产的特点,而且关注整个艺术生态的变动。就此而言,发达传媒时代的娱乐经济对艺术生产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给网络文学、网络视频、手机音乐等新媒体艺术注入了强大的驱力,又造成传统艺术生产的危机。不论录音工业的衰落,或者是传统小说“认识社会人生”功能的失效(张鸿声 刘宏志 171),都是上述危机的表现。正是在透析大批量和个性化、危机和机遇等悖反性现象的过程中,数码诗学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它本身的主要特点是:(1)持论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呈现出草根化等特点;(2)接受者主要是新媒体用户,参与积极性高;(3)传播者由持论者、接受者交替扮演,网管在幕后作为把关人;(4)网络、移动通信等是相关信息的传播途径,相关服务和通讯工具层出不穷;(5)在内容上突出时尚(特别是与信息科技应用有关)的话题;(6)成果虽仍有长篇大论,但更多是适宜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传播的只言片语;

(7)起作用的方式主要是双向或多向互动;(8)环境扩展到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基本不受国界约束;(9)不乏兴风作浪的推手,却以每个人似乎都得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表象呈现。上述分析表明:即使是数码诗学本身,从言论或话语的角度也呈现出大批量个性化生产的特点。这一特点和用户生产内容等因素总的来看是有利于创新的。不过,在后产业时代,由于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各个国家和民族特有的人文环境对于理论特色、学术用语等影响逐渐减弱。在市场消费结构迅速均质化的同时,人文关怀、思维模式也出现了趋同现象,这是制约创新的因素。数码诗学的发展因此呈现出多样分化与论题相通并存的现象。

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工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资本和技术的话,那么,后产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知识和信息。数码诗学之所以在短短的60余年中迅速分化出多种类型,根本原因之一是本时期数码科技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发展,推动媒体、社会与艺术的变革。处在这样的时代,数码科技的各种重大成果只要获得社会化或者展现出光明前景,就完全可能激发艺术理论家的灵感而成为创新契机。当然,将来自数码科技领域的某种术语当成数码诗学的标签是一回事,由此而建立相对完整、有说服力的诗学体系又是另一回事。诗学如果不想空洞化的话,就不能不关注艺术家在汇通科艺方面所做的努力;如果不想流于“跟风”的话,就不能不保持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如果不想使自己的观点成为没有反响的“独白”的话,就必须坚持和科技人员、艺术家的对话,在必要时也来个DIY(自己动手做)。美国学者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对新媒体语言的研究、瑞安(Marie-Laure Ryan)对于数码叙事学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特色,关键就在于具备跨学科素养、创新精神及对于数码艺术发展的高度敏感,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释[Notes]

①See Block, Friedrich W. “Digital Poetics or on the Evolution of Experimental Media Poetry.” Feb. 2004. <<http://www.netzliteratur.net/block/p0et1cs.html>>.

②See Hockx, Michel. “Electronic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ly 2011. <<http://newhorizons.elite->

[rature.org/essay.php?id=13.html](http://www.netzliteratur.net/block/p0et1cs.html)>.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Cayley, John, and Dmitri Lemmerman. “Lens: The Practice and Poetics of Writing in Immersive VR (A Case Study with Maquette).” *Leonardo Electronic Almanac* 14. 5/6 (Aug. 2006): 1–19.

Flynn, Richard. “Toward a Digital Poetics for Children.” *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 35. 4 (Winter 2010): 418–26.

Glazier, Loss Pequeño. *Digital Poetics: The Making of E-poetries*. Tuscaloosa, Al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1.

纪大奎:《国语七律说四》,《双桂堂稿》卷一。中国基本古籍库,访问时间:2013年8月。<<http://210.34.4.20/cn/detail.asp?pid=3&sid=731>>。

[Ji, Dakui. “Four Notes on Regulated Verses in Guo Yu.” *Writings from Two – Laurel Studio*. Vol. 1. Database of Basic Classical Chinese Books. 3 Aug. 2013. <<http://210.34.4.20/cn/detail.asp?pid=3&sid=731>>]

Jirgens, Karl. “Neo – Baroque Configurations in Contemporary Canadian Digital Poetics.” *Canadian Literature* 210/211 (Autumn/Winter 2011): 135–51.

Lloyd, S. *Programming the Universe*. New York: Alfred A. Knof Publisher, 2006.

迈尔-舍恩伯格 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 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Mayer – Schonberger & Kenneth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Trans. Sheng Yangyan and Zhou Tao.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ress, 2013.]

Portela, Manuel. “Concrete and Digital Poetics.” *Leonardo Electronic Almanac* 14. 5/6 (Aug. 2006): 1–11.

Qvortrup, Lars. “Digital Poetics: The Poetical Potentials of Projection and Interaction.” *Digital Media Revisited: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Digital Domains*. Ed. Gunnar Liestol, Andrew Morrison, and Terje Rasmusse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239–61.

Rae, Ian. “The Case for Digital Poetics.” *Canadian Literature* 204 (Spring 2010): 134–37.

张鸿声 刘宏志:“发达传媒时代的小说叙事危机”,《艺术百家》1(2013):171。

[Zhang, Hongsheng & Liu Hongzhi. “Narrative Crisis of the Novel in High Media Era.”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1 (2013): 171.]

(责任编辑:王嘉军)